

柴岭往事

□吴慈

因长期生活在山村,故和山岭结下不解之缘。其中结缘最深是后山岭,约有3年时间,每月半夜挑米及土产上甬城,给身在城市而粮食户口在山村的二妹送米,来回70公里,中途乘横溪航船。生产队请一天假,傍晚重返后山岭。本人曾务农20年,肩上挑过千万斤担子,因而练出了筋骨。而最向往却无缘登攀是西坞街道税务场村的柴岭。少年弃学务农时,有老农出一上联:柴岭柴狗咬柴猪。我以通俗近白话的联语,将大家逗乐了,却对不出来。柴岭因离村较远,是昔日邑东人进城的必经古道。开始卖关子的老农只好自己说出了下联:“黄贤黄狗叫黄昏。”进城后与顾成华结识,他是著名医师顾伯英的次子。有一次,顾大夫竟然也讲起了柴岭的故事:那年三九腊月某日,天气特冷,在菰湖开诊所的顾大夫坚持过柴岭去西坞出诊。谁知返家的路上在岭墩遇到三个劫匪。结果钱和毛衣毛裤都被抢了去。本来给人看病的医生自己也因此染上了风寒,只好给自己看病,并在床上躺了半月方愈。如何继续去西坞出诊,又能摆脱劫匪抢劫? 顾大夫终于想出了一个两

全其美的办法,下决心买了一只驴子,不再去爬柴岭。后来到鄞县上任开诊所,横溪大路行人络绎不绝,名声大振。谁知一个劫匪前来看病,顾大夫以德报怨,未究既往!几年前因编写《吴姓·吴江泾》,时任解粮职的吴江泾明代礼字辈太公“拾金不昧”的故事,让一时淡忘的柴岭又浮现出来。那天深夜吴公登上了柴岭,他卸下肩上青柴棍和装着财宝(粮金)的包袱放在身旁,歇歇气,并拿出水壶喝了几口,继续赶路。吴公赶到县城,城门尚未开,进城的人都在地上假寐。城门一开都争先恐后拥了进去。走在最后的吴公无意间在地上发现一只包袱,走近一看,知是同行所遗。便等候失者前来领取。失主原来是茭湖回公。他以德报德,当了解到吴公小儿尚未定亲,便当场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吴公小儿子。并说聘金分文不取,收牧加倍奉嫁! 来报恩的闫氏太婆为千年教育古村吴江泾的振兴,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无巧不成书。本人的奶奶,还有姑妈,他们两人的花轿居然也是过柴岭而来。奶奶王梅凤出生在江口附近鱼山头村,父亲在沪行医。姑妈是她的亲侄女。而

堂姑又嫁到西坞,堂姑之女也嫁到吴江泾,成了她的堂嫂。而本人堂姐的花轿也是过柴岭,嫁到岭下泰桥葛府(举人府),她与先生创办了启蒙学校。而她留日的哥哥吴炯,与同为留日的堂叔吴大椿,因担任奉化中学校长和副校长,和校内学生等,也是柴岭常客。或许皆因柴岭的乡音和乡愁之纽带,连结起纵横交错,重叠而又连绵不绝之姻亲和传人,走出山岭,走向世界。而名士庄崧甫先生当年任职邑龙津学堂时也有登柴岭诗作:“得得复得得,不怕山道仄。凡事需坚持,前程总可达。”真是多么想去柴岭,见识了解一下昔日人来人往,令人魂牵梦绕的柴岭啊! 前些天终于和李行芳约定前行,登攀了其实不高,却闻名遐迩的柴岭。总是行人稀少的缘故,今天的柴岭已是野草满径,曾经寄托了多少人希望的卵石依稀可辨,所幸较开阔的岭墩,野草不多,卵石无恙。每一颗卵石承载着数不清的乡音乡愁和故事! 下岭时在路旁见到了罕见的巨石,那是万年前的镇山石门。此石未在当年大兴水利时被炸毁,实为万幸! 返时还拜谒了著名的西坞盘龙公墓庐,据传当年郭公请日讲僧(元进士)看墓地,日讲僧问他要财旺还是丁

旺? 郭公说:丁旺。于是郭姓人丁兴旺,就有了“小小奉化县,大大西坞镇”的传说。西坞王府,是唐明州刺史王汝柏之封地。明代有著名京官郭雷鸣,出生当天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县令恰好路过郭宅,下令门外避雨。县令知情后,便对来开门的奶奶说:“你孙儿来历不凡,他出生,我堂堂七品县令为他站岗。”奶奶说:“七品八品也不想,一品二品就够了!”西坞实乃古今县府之城廓,故事多多,人才济济。下山行至白杜,出身白杜的饭店老板娘竟然讲出了白杜古县城何因迁至今县城的秘密:当年,县城迁与不迁,两派对立。欲迁派就提出:那就各挖一斗泥称分量,哪边重,就建哪边! 结果欲迁派在泥中偷放了金子,于是千年古城西迁,柴岭倒是一番热闹。结果,将始于秦汉的古县城丢弃了,连赫赫威名的古鄞县大名,也被鄞县人取了去! 害得后人连夏黄公是奉化人还是鄞县人争执不休。柴岭无言,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占第一位,无柴有米也没用啊;柴岭无语,因她承载了太多的喜怒哀乐,太多的播迁和动荡,正沉睡着呢! 古道柴岭不仅仅是地理之岭,更是历史和文化之岭,婚俗和生活与康乐之岭,愿柴岭万古长春。

走好当下

□蓝海味

前段时间摔了一跤,两只脚都蹭破了点皮,右脚稍微严重些,更为严重的是,右边脸颊也蹭破了皮,真的是“破相”了。顶着一张破相的脸,面对世人,还是需要勇气的。首先,熟悉的稍微熟悉的总会关切地询问原因,很多还想当然地猜测是不是骑着电瓶车时跌倒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是我走路不小心摔倒了。”说话时神情含笑,自我批评态度尚可。关怀者往往都会来一句亲切的责备:“这么不小心!”有的还会补充一句:“怎么像小孩一样!”那往往都是关系比较好的,我也往往低头作自责状:“是我太粗心了!”接下来,关怀继续,往往会提出若干建议,如劝我应该绝对呵护“脸皮”,万万不可轻视,可以涂芦荟,祛疤膏膏之类,不要晒太阳以防增加黑色素等等,深深地感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温暖。觉得被人关怀被人重视的感觉真的不错,尽管也许得经受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也很惭愧,尤其是当面对那些格外心疼的眼神时,内疚愈深。因为摔跤,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追溯根源,无非是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当然是存在的。那一天是8月31日,在宁波饭店进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进展”培训。走出大门时,一边和同行的郭老师感慨医学专家讲课的干净利落,一边抬头寻找我们来的姜老师的车子。一不小心,脚触碰到减速带,身体失衡,先是脚落地,然后头也缓缓落地。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又是那么自然。不过,自我感觉在狼狽中起身还是比较迅速的,郭老师被我吓得花容失色,却还不忘关怀备至。当时的我拍拍连衣裙,一连说了几声:“没事! 没事!”其实,还真的是出事了,出了点小小的又不能忽略不计的事。接下来的几天培训恨不得“半抱琵琶半遮面”,不过勇敢的我还是没戴口罩面纱面具之类,坚决是一张受伤的“素面”。最难堪的是与孩子们的见面。9月1日报名那天因为去培训请假了,9月3日学校上班,孩子们纷纷询问我的伤情,一双双小眼睛里都写满了问候和关心。一番解释,一番自责,然后希望他们以此为教训,走路一定要小心。孩子们纷纷点头。我受伤的经历,作为一次安全教育的契机,对孩子们来说应该记忆犹深吧! 这样一想,受伤也有那么一丁点用处喽。

很多偶然的背后,往往会有一些必然。反思本次摔跤,也与我平时的习惯有关。平时我走路行事也常常毛毛躁躁,大大咧咧,还常常会“一心两用”。自认为追求效率,其实在质量上,或者在周到上,总是差了那么一截。家里是么女,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宠爱,从小在家里就无需很能干,很周到,自有父母兄姐可以助我。遇到老公大江后,他又比较细心比较呵护,结婚20年,好像真的做到了20年如一日。走路,经常只需跟着他。做事,很多也可以交给他。小江渐渐长大,也已经知道在某些时候给我力量,在某些时候给我指引方向。就拿走路来说,我偶尔会因为没有抬头而没有发现红绿灯,继续直愣愣地行走。于是乎,小江学会了在有些时候及时拉住我的手,然后牵着我的手带着我走。回顾以前走过的路,从小到大,仿佛比别人更容易摔跤。小时候,记不清是几岁了,应该很小,有一次在家门口院子的沟里摔跤,额头受伤。具体经过忘了,只记得血流得不少。现在走路行事比较会犯迷糊,我怀疑是不是那次摔跤留下的后遗症。师范读书时也扭伤过。那时坚持带病上学,同宿舍的同学轮流背我上楼下楼,特别感激。尤其感激935班的黄芝亚,个子比我小,背我的次数却最多。周末回家,车子停在车站,父亲来背我回家。记忆里小时候在村里的大礼堂看戏看电影后睡着了,父亲就会背我回家。小时候觉得父亲的背是那么宽厚那么有力。因为扭伤,17岁的我又一次享受父亲背我的感觉了。那时父亲50多岁了,17岁的我也重了,父亲的脚步不再轻松,但他还是没有停歇,一步一步把我背到了家里。只需要,父母兄姐,永远都是我的依靠。家,永远是我温暖的港湾。

记得在乡村教书时,食堂出来的路是下坡,也好几次摔倒过,还好都没怎么受伤。五年级学生毕业考后,我又一次扭伤了,现在已经忘记了扭伤的具体原因。只记得一个画面,休学式那天我下车后,所有孩子们都等在我下车的地方,看到我后一拥而上,然后簇拥着我,搀扶着我,把我送到学校,又送到二楼的教室。那一群孩子哦,毕业已经20年了,可是那一个唯美的画面还是深深地烙印在我脑海里,每每回忆,都是幸福。前几年恰逢高考前夕,从父母家吃好晚饭出来,走台阶时又摔倒了。那一次,把父母大江小江都吓坏了。后来去医疗站,医生用好大的针缝了好几针。为此,那年也没有当高考监考员了,偷得浮生三日闲! 去年冬日,经常步行上班,权作锻炼。有一天出门前,大江照常叮嘱了一句:“慢慢走,走好!”我暗地里唾弃了一句:“真唠叨”,然后意气奋发地出发了。可惜广平路还没走完,就摔了一跤,幸亏衣服穿得厚,脚没有受伤,手蹭破了一点皮。当晚回家,就跟大江控诉:“乌鸦嘴,害我真摔倒了。”他没有辩驳,只是小心又仔细地检查了我的伤势,然后留下一句“没事就好”,继续做他的事去了。走路摔跤,回忆起来还真不只以上例举的。基于种种“光辉”历史,这次“破相”,也真的是偶然中的必然了。不过也好,至少有所悟,也又一次给我敲响警钟:走好当下! 走路切忌急躁,切忌一心两用。如果事急,先学会调节情绪,缓解急躁,正所谓“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要一心两用,也要分清主次,走路时走好路才是重点,如果需要观望前方,也得确定脚下几步是安全的,再抬头远望。或者,也可以停下脚步,驻足远望,尽情遐思,望够了,想够了,再继续走路。走路如此,做人何尝又不是如此。走好当下最重要! 无需总是沉迷于缅怀昨日的绚丽,也无需总是执着于编织斑斓的明日。走好当下,有目标有规划,一步一步,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明天能实现目标自然是好的。也许目标尚有距离,但是脚踏实地走路的过程中肯定会有成长,会有收获。即使目标不能达到,至少脚踏实地努力过了。为了梦想追逐过,播过种子,洒过汗水,就可以少些遗憾。所以,走好当下即可!



秋菊 陈大模/画

水墨马头

□陈旭波

清早,晨曦从四面八方照进来,像光的雨似的。这时,炊烟也来凑风景,把晨曦的光线打乱。那树上瓦上的露水,此时也化了烟,湿腾腾地起来。马头,一个端坐在千年光阴里安详的古村,被光和烟烘托着,云雾缠绕,依稀有音乐之声响起。古村马头,是图画中的水墨画,只两种颜色,一是白,无色之色;一是黑,万色之总。古村有着万千气象,像一幅山水画卷,在灵动的狼毫笔下氤氲着水墨的气息,村路小巷,水道井潭,宗祠庙宇,古旧的房屋,朴素的农人,繁茂葱茏的百年古樟,长满荷花和老菱的池塘都一一入画。清陶陶溪畔,水道井潭旁,百家捣衣声此起彼伏,连成一曲,听来像上古时代的《诗经》里的民谣。白色水鸟唱的是几百年一个调,黑土地里是几百度的春种秋收。白鸟扑棱棱高飞起

来,在空中变成一个个小黑点;一畦畦的庄稼瓜果葱绿飘香,迎来古村田园丰收的良辰美景。古村屋顶上,铺的是黑的瓦楞,一片一片,排得整整齐齐,线描出来似的。一面面马头墙飞檐翘角气势昂扬,一扇扇花格窗精工细作清丽典雅。雕花梁托檐廊下,一块块湿漉漉的发着幽光的青石板路,印着一代代孩童成串成串的光脚板,飞踏的余音回荡着千年的童谣。石板的一条条裂缝里,充塞着一桩桩幽暗的古老往事。屋檐下的一个个日子,古村人家是悉心慈爱、点点滴滴、仔仔细细过着,不浪费,不偷懒,也不贪求,挣一点花一点,有着细致和用心的面目。古村里的石路、石桥、木房子,房子外的石腌坛、石磨臼,都是这么一日一日、一年一年、一代一代攒起的。古村的破晓鸡啼是这些柴米生计的明证,古村的三餐烟火也是这些柴米生计的明证。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走路跨坎,上山砍柴。荷锄种稻,撒网捕鱼。全为的是这春华秋实的柴米生涯。古村人家的生活,它是做的多,说的少,讲的是用操劳作成的悠闲。它是清明时节,米磨成粉,揉成面,用艾草染了,滚了松花,做成的青团,无言无语,却包含着着真情。这真情,在一桌融融暖意的除夕夜的团圆饭里有,在喝的热酒壶里也有,在立夏煮的茶叶蛋香里有,在中秋做的月饼里也有。古村的日子,就像受过岁月的洗礼似的,有了一颗平常心,这就是古村日子的内心,是水落石出,也是尘埃落定。古村柴米生活的真和好,看上去平常,却从里及外,自始至终,有名有实,是真快活。这真快活也是要用平常心去领悟的。古村的夜晚,一条条曲里拐弯的小巷村道上亮起了一盏盏路灯,黄红的光里隐藏了一股勃勃的生气,需细心体察才可觉出。路程巷,七家里、老